

性場所，是心靈團契的聖殿，因此，宗教既不是私人宗教，也不是國家自己，而是自由之人尋求絕對依靠的社會性事業。在這種現代性事業中，以基督論為核心的對上帝三位一體的闡釋，表明了現代宗教對於人與上帝、上帝與世界、世界與精神（靈性）之關係的一種新的定向。儘管他不無偏激地說過，一種無上帝的宗教可能比一種有上帝的宗教更好，但這種說法無論如何不能等同於現代無神論，因為在他看來，一個現代人無論如何不能脫離與上帝之關係，否則，人就只能被束縛於俗世的有限東西中，找不到絕對的依靠；儘管他的宗教被視為現代主體性的一種極端自由的表現，但是他決不認為單靠人自身的情感和想象就能有足夠的拯救力量，他依然相信人要克服普遍腐敗必須依賴耶穌基督的引導和神恩。就像上帝只有在基督身上才有真實的存在一樣，人也只有在基督身上才能有征服罪惡的力量和一種新的更高的生命表徵。所有這些都成為施萊爾馬赫現代性宗教典範的核心內容。

從學理上看，就像宗教歷史學、宗教現象學、宗教心理學和宗教社會學都可以主要歸功於施萊爾馬赫一樣；對於宗教哲學而言，一個永遠只能歸功於施萊爾馬赫的偉大貢獻就是，他闡明了一個相信科學和理性並追求自由的現代人，能夠信仰和應該信仰一種甚麼樣的宗教。

五、施萊爾馬赫的宗教觀對於亟待建立的漢語神學具有可期的意義

一本書對於一種文化和一個時代的意義，主要視其滿足一種文化和一個時代的精神（靈性）需要而定。對

於中國文化和我們身處的當下時代而言，最需要甚麼？我的答案是最需要信仰。因為最需要者乃最缺乏者。為何說現代國人最缺乏信仰？我們只需簡單描述一下我們精神生活演變的歷史與現實，即可明瞭。

傳統中國，儘管沒有純粹的如基督教那樣的一神論宗教信仰，但廣泛的民間宗教無處不在，我們的先人從來不缺乏「自然神學」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而且儒教、佛教和道教確實給了人們安身立命的精神寄託。雖然有時信仰同迷信、神話、占卜、祭祀等等緊密相連，有時也有「臨時抱佛腳」的功利色彩，但不管怎麼說，無論是日常生活中，還是處在生老病死的危急關頭，總能有相應的「神」可拜，有相應的「鬼」可懼，有相應的「佛」可信。但是，在經歷了「五四」，經歷了「文革」之後，文人的精神寄託，被敬仰了二千多年的至聖大哲孔夫子卻被羞辱為「喪家犬」了，而「科學」越來越陷入其「器物」功利的泥潭而無法展開其「精神」的翅膀，甚至一再地被喪盡天良的企業家被用作謀財害命（「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是最明顯的表現）的工具，徹底失去了被信仰的可能性。「無神論」教育在破除迷信方面或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卻讓社會充滿了無賴的無知無畏（最典型的表述是王朔的小說中的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誰？」），甚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都敢做。無法無天、毫無廉恥幾乎成為整個中國大陸奶製品行業的真實寫照，這在一個層面反映出了無信仰、無宗教之社會的直接惡果！

儘管在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讓世人感受到了天崩地裂的末日景象，卻還是未能在國人心中樹立起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一個接一個災難事故的發生，呈現出

一個比汶川大地震更為可怕的血淋淋的精神廢墟；儘管神州七號宇宙飛船成功實現了中國航天員飛天的夢想，確實證明了中國科技水平和綜合國力的空前提高，但是毒奶粉事件卻無情地顯現了中國傳統的立國之本——禮義廉恥——的徹底倒地！在當下百姓的心中，最感困惑的問題是，我還能相信甚麼？最感無望的苦惱是，我還可依靠誰？生活在一個無可食之物、無可飲之水、無可信之企業的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中，拯救的指望在哪裏？

早在一九二七年，謝扶雅先生就已經看出：「吾國今有大部分人士，在宗教的饑渴之中，不遑擇食，不遑擇飲，邪道奇說，趨之若鶩，「精神之慾則迫不及待，非得所慾之滿足，決不肯休」，「而思想界不能予以合理的滿足，渴者之唇已焦，供者之井未掘，則往往釀成空前之慘變，此果誰之責耶」！³³當然，八十多年後的今天，漢語神學在宗教的著譯方面成果斐然，饑不擇食的境況已經徹底改變，但是，要能確立起一種能夠拯救國人安身立命之所需的信仰學說，尚需吾輩艱苦的思想勞作。

這裏的問題是，施萊爾馬赫的《論宗教》是否能夠滿足國人的「渴者之唇」？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理由在於：第一、它與中國傳統哲學和宗教解決安身立命問題有大致相同的理路。中國傳統的哲學和宗教幾乎都是從天人關係上，來解決人的信仰問題，「天」既是我們敬畏的對象（孔子「三畏」中的第一畏即「畏天命」），也是我們依靠的對象，它既是自然之天（宇宙），也是法則之天（天理），因而是無限者、超越者，即絕對公

33. 謝扶雅，《宗教哲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頁206-207。

道的保障者。而施萊爾馬赫從人對宇宙的直觀來解宗教，合乎國人對「無限」的渴求。

第二、施萊爾馬赫從對宇宙的直觀和情感來解釋宗教，非常切合於中國傳統哲學直觀與情感合一的思維方式。在中國，「直觀」無不與「感情」相合，在這種相合中，天人相互交感，相互依賴，天地神人宛若一個其樂融融的四合院，構成人們精神的家園。

第三、施萊爾馬赫把宗教看作是心靈的宗教，是自我意識直接受宇宙感動時的那種對宇宙的直覺和依賴，這就如同禪宗的「六祖革命」導致對傳統佛教的一次帶根本性的改革，把印度佛教變成了完全中國化的佛教一樣，我們也相信，施萊爾馬赫的這種心靈的宗教觀，能夠為基督教在現代中國實現一個根本的心靈革命，讓國人心有所依，性有所養，命有所歸。

第四，施萊爾馬赫的宗教不再是一種離世的嚮導，一種向天國的過渡，而是深深地紮根於人性的內在神性之超越，這完全符合於中國人文主義的精神。國人的精神是深深地紮根於大地上的，神聖存在對於俗世之人的意義，不在於它高高在上的威嚴，而在於它能親臨實在的效能。因此，一個人只要去親近、直觀和感受無限的東西，無需「出家」或無需在那遙遠的「天國」，就能感受到無限或神聖作為永恆的絕對存在臨在於我們有限的存在，如果說這就是宗教的話，那麼中國人是最願意接受這種宗教的。

當然，施萊爾馬赫拒絕道德宗教或倫理神學，即把倫理道德與宗教嚴格分離，力主宗教本身的純潔性和自主性，這與中國的倫理本位思想是對立的。但是，這並不會妨礙中國人對它的接受，因為中國文化具有極大的

包容性，而且，漢語神學的當代使命，不是定於一尊地接受某家某派的思想，而是兼容並包地綜合創新。在綜合創新國人現代性宗教信仰的過程中，筆者堅信，施萊爾馬赫的心靈宗教、情感宗教、直覺宗教和康德的道德宗教（倫理神學）一樣，是中國人精神家園中不可或缺的寶貴養料。謝扶雅先生曾說施萊爾馬赫在中國文化中恰似淮南子，³⁴這是很不準確的，筆者的期望是，恰似六祖慧能。

最後，還要簡要交代一下翻譯的版本選擇問題。如上文所述，在施萊爾馬赫生前，《論宗教》共出了四個版本，而在施萊爾馬赫死後的十九世紀，幾乎每隔十年左右就會出現一個新的版本。但所有這些版本幾乎都是以第一版為基準，在個別文字上做些改正。本人在翻譯時先是根據多爾納（August Dorner）編輯並由布勞恩（Otto Braun）和鮑爾（Johannes Bauer）撰寫導論的《施萊爾馬赫著作選集》（*Schleiermacher Werke; Auswahl in vier Bänden, 2. Neudruck der 2. Auflage; Leipzig, 1928*），卷四，譯出。這個版本是根據一七九九年第一版（Berlin: Johann Friedrich Unger, 1799）重印的，只是在改正錯字的地方加了新版注釋。根據原版翻譯的好處是準確把握作者當時的思想狀況，為研究其日後的改變做好準備。在翻譯的過程中，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交流部主任陳家富博士為我提供了一個一九九九年的德文新版（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9），這是由梅肯施托克（Günter Meckenstock）編輯、也是按照一七九九年第一版印刷的版本。這個版本的編者梅肯施托克教授也就是《施萊爾馬赫全集：考證版》（*Schleiermacher*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中《論宗教》一書的編者，因此這個單行本的好處就是在需要解釋的地方加了一些編者的注釋。陳家富博士還為我提供了一個由克魯特（Richard Crouter）翻譯和編輯的英文版《論宗教》（*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996*），所以在我們的這個中文版中，譯者就是參考這個最新的德文版和這個英文版來撰寫譯者注釋的。當譯者二〇〇二年夏天在柏林理工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作謝林啟示哲學的學術報告時，有幸結識了前來聽我報告的《施萊爾馬赫全集：考證版》的主編之一澤爾格（Kurt-Victor Selge）教授。老先生先後兩次邀請我訪問了他所領導的柏林勃蘭登堡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的《施萊爾馬赫全集：考證版》工作組，跟他們進行了學術交流，使我了解到施萊爾馬赫著作的出版情況，在我回國前，老先生又送給我一本他們剛剛出版的《施萊爾馬赫·科學院講演集，第一部分，短論和草稿》（*Schleiermacher Akademievorträge, erste Abteilung Schriften und Entwürf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2*），卷十一。這就是施萊爾馬赫著作最新的一些出版情況。由於在中國大陸，施萊爾馬赫著作的翻譯才剛剛開始，本譯著作為第一本完整地從德文原版翻譯來的著作，不可避免地帶有點稚嫩性，其中的瑕疵和錯誤，也只有期待未來隨着我們研究的深入不斷加以改進。因此，譯者真誠地歡迎讀者在任何時候提出批評指正。

34. 同上，頁 150。